

佛

佛教與人生



第五版

賢德法師著

蓮覺叢書 ①

佛教與人生

作者：賢德法師

編輯：《蓮覺叢書》編輯組

出版：香港東蓮覺苑

香港跑馬地山光道 15 號

電話：(852) 2572-2437

傳真：(852) 2572-4720

加拿大東蓮覺苑

2495 VICTORIA DRIVE,
VANCOUVER B. C. CANADA

Tel: (604) 255-6337

Fax: (604) 255-0836

網頁：www.buddhistdoor.com

電郵：(香港) tlky@netvigator.com

(Vancouver) tlky@axionet.com

承印：玲瓏出版印刷公司

電話：(852) 2889-6110

傳真：(852) 2889-6770

2001 年 6 月初版

2002 年 6 月第二版

2003 年 7 月第三版

2005 年 7 月第四版

2007 年 7 月第五版

定價港幣五十元正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蓮覺叢書

由港紳何東爵士夫人張蓮覺居士創辦之佛教東蓮覺苑於一九三五年成立，旨在推行佛化教育，栽培道俗人材。更配合時代步伐，辦「人海燈」佛教雜誌，使海內外人士，同沾法益，其中有不少劃時代作品。現該苑全人，為發揚張居士人間佛教之目標，乃出版「蓮覺叢書」，由資深之中外佛學大德撰寫文獻，編輯成書，使大眾對人生真諦有所反省。

本叢書系列如下：

- | | |
|---------------------------|----------------|
| 1. 佛教與人生 | 賢德法師著 |
| 2. 誠心禱告 | 江妙吉祥居士講 |
| 3. 解開心結 | 江妙吉祥居士著 |
| 4. 淨土在哪裡 | 黃家樹居士著 |
| 5. Bodhidharma's Teaching | Dharma Masters |
| 6. 佛教的宇宙人生觀 | 賢德法師著 |
| 7. 因明學八義概要 | 賢德法師著 |
| 8. 日常生活與修行 | 江妙吉祥居士著 |
| 9. 五戒的現代意義（上冊） | 淨因法師著 |
| 10. 五戒的現代意義（中冊） | 無奈著 |
| 11. 五戒的現代意義（下冊） | 無奈著 |
| 12. 人生的歷程 | 江妙吉祥居士著 |
| 13. 人間佛教的省思 | 黃家樹居士著 |
| 14. 要活得開心 | 江妙吉祥居士著 |
| 15. 隨緣自在 | 淨因法師著 |
| 16. 生命的出路 | 衍空法師編著 |
| 17. 如何對治煩惱 | 江妙吉祥居士著 |
| 18. 孝道漫談 | 愚子著 |

作者簡介

賢德法師 一九二九年出生於中國廣東省海康縣，十七歲披剃出家。一九四九年在太嶼山寶蓮禪寺求受三壇大戒。其後，隨海仁老法師學習楞嚴、法華、維摩、金剛及教觀綱宗等經論。後又隨敏智老法師學習因明，五八年，由香港東蓮覺苑已故苑長，林楞真居士送往日本京都佛教大學就讀四年，六二年畢業後，轉入京都龍谷大學研究院修讀碩士課程，研究唯識思想，二年後，再轉上東京立正大學研究院，讀博士課程三年，專研華嚴思想。一九六八年被聘入香港能仁書院（佛教專上學院）擔任佛教學，佛教史及日文

科。七四年任哲學系主任，八六年陞任能仁書院院長，一九九一年退休移居加拿大，九四年起擔任加拿大溫哥華東蓮覺苑苑長。

目錄

二十一世紀的回顧與展望	1
佛教的根本思想	5
佛教的特色	14
佛教與宗教的比較	19
科學與佛學	26
佛法與哲學的比較	33
實踐學佛的第一步	40
戒會隨筆	56

齋戒大會點滴	62
舉辦齋戒大會的目的	73
僧團的生活和意義	80
嗔恚與忍辱	85
中國淨土的三流派	93
結夏安居義	103
佛教的心性論	109
佛教與人生	119

二十一世紀的回顧與展望

從時間的倒數中，終於帶人類跨入了二十一世紀的開始，這歷史性的一刻，使人心交織著，是否「千年蟲」的活躍開始？還是美好光明的來臨？這帶著恐懼和憧憬的心情，造成了矛盾的期待。

據說「千年蟲」的可怕，牠一旦暴發，能引起飛機墜毀，油輪沉沒，電腦資料更改，化工廠爆炸，銀行自動鎖閉系統，甚至引發世界核大戰等等。

「千年蟲」出現，既有種種恐怖的傳說，世界各國為了防蟲戒

備，動用大量金錢和人手去做種種措施，除夕夜至元旦日，所有銀行，信用咭，郵政儲蓄，航空飛行，海岸關口，核電站等，一律暫時停止使用，醫院血庫要加倍儲備，除突發搶救外，手術室亦要暫停，更呼籲民眾，除夕晚暫停使用一切現代化用品，如電腦、信用咭、電梯、電話外，還要儲備多量水，電筒和糧食等，以防萬一。

由上可知，在期待二千年降臨的狂歡中，竟起了緊張的憂慮和恐怖。其實，「千年蟲」是否會隨著二千年的降臨而出現？牠帶來給人類的影響是否真的這麼利害？牠到底是什麼勢力的形成？小市民的我們，大多數都在人云亦云和好奇而無可避中等待和越過了。

新舊世紀的交替，正說明了時間不停地在遷流造作，從舊殼中蛻變出牠的新面目，這去舊換新的現象，佛教叫「無常轉變」。

「無常」，籠罩著整個對待世界，它支配著時間終而復始的運轉，控制著空間的成住壞空，生住異滅，新陳代謝，生老病死等變化，可見自然規律的「無常」勢力，不但支配著世界的「時」、「空」及一切，並束縛著我們身心的自由，可知它是何等廣範和無敵！所以我們要獲取，身心的真正解脫自由，非超出無常不可。

二十一世紀已開始了，生存在這時代的我們，總難免沒有回顧過去，展望未來的感觸，過去歷史告訴我們：二十世紀的初期，中日戰爭的爆發形成世界大戰，南北越戰，南北韓戰，中國翻天覆地的革命內戰，此起彼伏地瀰覆亞洲，世界各地的水災，火災，風災，地震，飢饉等禍患，不斷地連續發生，整個大地無片安樂土，人民常在水深火熱煎熬中，過著苦難不堪的日子。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後，無可否認，科技帶給人類，在衣食

住行上，都起了很大的改善作用，尤其世紀末葉，高科技的突飛猛進，把人類社會，更進入了所謂，電子傳媒，電子郵件，網上銀行，網上購物，網上醫療，網上互助學習等等，這都顯明了人類的智慧，已誇進了理想的進步。

科技發展，爭取高度物質文明，是人類生活的共同需要和願望，不過，世界和平，人民安樂，大地祥和，無災無難，才是人類精神上究竟安慰，所以我們在高科技發展的同時，決不可忘記改善各人內心的貪瞋癡和私欲，唯有控制各人內心私欲和貪瞋癡，才能保障世界的真正和平和人類的真正幸福！

佛教的根本思想

一·佛法與般若空

釋尊四十九年的說法，結集為三藏十二部，在這浩大的聖典中，其設教施化的共同原則是什麼？這是研究佛法上，非先認識不可的基本問題，如能求得這問題的徹底答案，無疑找到了佛教根本思想的所在。從佛教大、小、性、相、顯、密、權、實教義組織上看，是相當複雜的，其實不然，只要我們細心地閱讀佛陀一代教說，祖師們各宗思想的建立和傳承，便可發現，佛教整個體系，都不離般若空，可以說，一切大小乘，都在般若空維繫下而開顯和發

展建立起來的，唯各立足點不同，致解說的方便各異其趣，然要言其所歸，不外皆欲顯般若真空而已。

二·般若空是二乘共證

般若空，又名涅槃、法性、第一義空等。般若既是涅槃，涅槃即是法性空，涅槃有大小乘之別，小乘涅槃，未能了達萬法唯心，沉空滯寂，但偏於空，不能從空出有，廣利有情。大乘則功德智慧豐足，悲智雙運，以般若智，不住生死，而安住解脫；以大悲心，不住涅槃，而普利含識。涅槃雖有大小乘的不同，要皆以聖智，斷煩惱，而現證解脫境界，解脫是沒有不同的，所以三乘聖者，當以無漏智，現證無為法性涅槃時，必與空性相應，一切有相皆盡滅，如經說：「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

菩薩以無所得故，始能證入究竟涅槃，即心經所說：「以無所得故，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如金剛經說：「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以般若空，是三乘共證，是一切佛法的共義，乃至無上菩提，也就是般若的畢竟空無所得；人法二俱空的無所得。不過必須進一步了解，這無所得，並非空洞斷滅的無所得，而是無得而得，得而無得的無所得，具有真空妙有，妙有真空的無所得。所以佛教所說無所得的般若空，是貫通一切大小權實所開顯的真理，是佛教學人所欲達到的目的，它可用為衡量一切教典的真偽，也可用為分辨佛弟子言行的邪正。凡是與般若空相應的真理，都可說是佛說，否則，與般若空相違的，就是說得更動聽，做得更出色，也都不免落於邪魔外道。因此應知，佛法之所以異於一般宗教邪說，全端賴般若空，

做為依歸的最高準繩，把握正智，不迷信神權，不崇尚異術，唯以中正平實的行踐，求達至人生最高境界的解脫涅槃。故欲探討和奉行佛法，必須對般若空的真理有所了解，時刻存心中，奉為準繩，方不為俗知邪見所混淆。

三·般若空與緣起

中論偈說：「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若無有空義，一切則不成。」可見一切萬有皆依空而成。可說（空），是宇宙萬有現象的本體。（緣起），是依空所現起的萬有現象。「空與緣起」，是本體與現象上的關係。所謂依本體緣起現象，離本體則無現象可得，如依水成波，離水更無波可得。

日本工學博士山本洋一說：「佛教上所說的〈空〉，是構成宇宙一切的根本原理，是依科學研究粒子躍動上的實証」。可知空為萬有的根源，不只是佛教思想的理論，而在今日科學發現中，也證實了〈空〉是構成宇宙萬有的根本原理，雖然科學發現證實的〈空〉，是一種粗淺物質分析轉變空，但可借用為空理上舉例譬喻也無不可。

四·般若空的特殊性

1·般若真空，具有自為因果的自存：如心經說：「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互為因果，本同一體的特性。

2·具有無所不在的普遍性：依體言，〈空〉周遍宇宙，無

所不在，是萬物所依之體。依用言，宇宙萬物，無一不在〈空〉力的推動中流轉變化。

3·空是不生不滅不增不減的永恒性：依空緣起之萬有現象，在形態上，雖有暫起即滅等的千變萬化，但其所依的本體，是超越生滅增減，去來一異斷常的永恒不變，如依海水起浪，雖有峰漕起伏之別，而水之濕性，永無改變。

4·具有無限的連續性：〈空〉，在時間上無最後的終止，在空間上亦無最後的界限，是無盡緣起因果法則的連續性。

5·具圓融無礙的完整性：空性圓融無礙，能建立一為無量，無量為一，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於一毛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裡轉大法輪，事事無礙等之完整性。

由般若空，具有上述特殊性，所以能為萬物之本體。

五·空與中道

「中道」，是離生滅等二邊之極端邪執，不偏於任何一邊之概念或方法，名中道。中道是佛教大小乘共依的根本立場，於佛教中廣受重視，其意義雖各有深淺，但各宗以此語表示其教理之核心則為一致，尤其大乘中觀派以般若空為認識上的根本特性，以離一切執著分別達無所得方為中道。如龍樹菩薩中論說：「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去」。意思是說，宇宙萬法，皆由因緣聚散而生滅等現象發生，如執生滅等，偏頗一邊，則屬極端和邪執，故龍樹菩薩用「不」字，遮遣世俗及外道種種極端等邪執，以闡明空之真理，所謂破邪即顯正，邪執等既被掃蕩，則空之真理，朗然顯露，是名中道。中論又說：「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亦是中道義。」意思是顯中道，雖是

非空非有遮遣二邊，但並非離開二邊而另有，而是即空即有，包含二邊空有在其中的中道，可見空與中道，具有相即不離的密切關係。亦可說，雙遮空有，而又統一空有在其中的中道，是第一義究竟般若真空。

所以般若空，是大小乘共依的概念或方法，如小乘的三法印，大乘的一實相印，華嚴的法界緣起，維摩的不二法門，首楞嚴的一切事究竟堅固，法華的的諸法實相，涅槃的佛性常住等，無不依空而建立。

此外，如龍樹的中論，大智度論，提婆的百論，無著的攝大乘論，彌勒的瑜伽論，世親的佛性論，馬鳴的大乘起信論，及禪宗的明心見性，不立文字教外別傳，天台的止觀，淨土的實相念佛等，考其根本所依，皆依空理為體而建立，只從不同角度的方便，

或站消極立場，去否定我法二執；或從積極面去肯定空的圓融無礙而已。由此，可知般若空，在佛教思想上是佔如何重要地位！

佛教的特色

佛教是二千多年前，由釋迦牟尼佛所創立的，一般都將與基督天主、回教，同稱為三大宗教，其實佛教在各宗教中，卻顯得非常獨特與眾不同，現舉數點特色略述如下：

(一) 世界各大宗教，無不信奉神為創造世界和主宰人類禍福者。但佛教卻認為宇宙萬有、山河大地、人類生命、罪福貧富、苦樂貴賤等，都由眾生自善惡業力之所招感，所謂自作自受，並非任何神力所能創造和主宰。

(二) 佛說萬有事物，不論客觀物質現象和主觀精神現象，都在

「此有故彼有，此無故彼無，此生故彼生，此滅故彼滅」中，生滅變化而運行。我們眼前能見到的，接觸到的一切，只不過是一變化中的總和。因為周圍的事物，在分秒不停，剎那剎那的聚會又分裂，分裂又綜合的相互影響情況下，引發出無限的因而果，果而因的相續關係，這種相互依存而出現的因果現象，佛法上稱為「緣起所生法」或簡稱「緣起法」。凡屬「緣起法」，必受「緣聚則生、緣散則滅」的原則所支配，所以不停地在複雜的因果果前後相續中生滅流轉，變化無窮，因此我們居住的世界，有滄海桑田，桑田滄海的成住壞空。我們的生命也不例外，在生理上有新陳代謝的生、老、病、死，心理上有生、住、異、滅的潛移默化，這都說明了我們的世界和身心都

在緣起法則支配下，沒有永恆不變的實體，是無常的、假有的、暫存的。正如《金剛經》所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妄」。這是佛陀從體証中所流露出的真實語，絕對沒有虛浮的誇張。我們能明白緣起性空無常的道理，不起取捨分別和執著，則不為一切現象所束縛而解脫自在了，這是佛陀覺悟中所發現和啟示我們的真理，亦為其他宗教學說所未提及的特點。

(三)

釋尊夜睹明星成等正覺後，曾感嘆地說：「奇哉奇哉！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但因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若除妄想則一切智，自然智皆得現前」，所以佛成道後，普告大地眾生的宣言是：「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凡有佛性者皆可成佛道」。現在之所以未能成佛者，只因佛為煩惱

所障蔽，若能以修行力，掃除蕩淨此等障礙，立即就是現成的佛陀，所以佛陀發現「人人皆可成佛」的真理，是佛教教義上最重要的特色，為其他宗教所沒有。因為一般宗教，都認為信徒們，無論如何虔誠修行，極其量只能成為神的徒屬，永遠不可達至成神的地位。

(四)

佛教的愛，即慈悲。給人快樂名「慈」，拔人痛苦名「悲」。佛教的慈悲是超越時空的，在空間上，他慈悲的對象，不分此界他方，在種類上，不分高級人類或低等動物，不分冤家或親人，貧窮或富有，高貴或下賤，賢愚男女老少等，都能視為心內眾生，平等看待，在時間上不限於過去，現在或未來，而是盡永無止境的未來，隨自力之所能，應眾生的所求，一視同仁，平等地與樂拔苦，這種

廣大沒有分別的平等慈悲，才可堪稱為博愛，所以佛教的愛，與一般宗教所談的愛，真有天淵差別的不同。

我們若能認識佛教以上幾點特色，自然對宗教認識上增加了深一層的辨別和領會！

佛教與宗教的比較

孫中山先生曾說：「佛教非宗教、哲學、科學，而能補宗教哲學科學之不足」。由這名言，引起我們對佛教與宗教等問題，非進一步研究探討不可。下略述佛教與宗教的同異：

一．何謂宗教？

宗教最原始的意義，是指對自然神秘威力或現象，視之為絕對的主宰者，而生起畏怖、神聖、信賴、歸依、尊崇之念，進而實行祭祀祈禱、禮拜等儀禮，並定出戒律，信條等列為日常生活之規

範，以期安心立命及向一發展完美人格。於是產生了世界上各種不同類型的宗教。

二·宗教的分類

世界上的宗教，雖有種種不同，其類型可大別為兩種，即個人心理宗教和集團社會宗教。

個人心理宗教：是指個人獨自之宗教信念與體驗，不論其是否參與何種宗教組織或信仰形態，只要憑他個人的虔誠信仰和深切的體驗而積極向他人弘傳，集合具有相同信仰的人群，即成為宗教團體。

集團社會之宗教：若依宗教發展史，可概分為三種，即原始宗教、國民宗教和世界宗教。

原始宗教：又稱部族宗教，指太古時代之宗教及未開化之社會宗教；如自然崇拜、精靈崇拜、圖騰崇拜、巫術教等。

國民宗教：又稱民族宗教，指行於民族，國家等一定地域內之宗教，如日本的神道神社，印度的印度教，以色列的猶太教，中國的道教、儒教等，多與所處地域之社會風俗、習慣、制度等有密切關係。

世界宗教：是由特定的開宗祖所創，並以開宗祖的行蹟及教說為中心，形成該教的教理與經典，及教團的成立，其教法，是站在超越民族，國定等立場，以全體人類為中心，具有世界性、普遍性，除常欲以愛心為社會人群謀福利外，更側重個人實踐修養探索心靈等特性，如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此類型宗教，多隨個人之自由意志接受信仰，而順從組織內之信條、儀禮，戒律等。

依信仰之對象不同，可將宗教概分為四類：

1. 多神教：如於原始社會後期，人類對大自然產生恐懼或歡喜之心理，並將大自然之日月星辰、風雨雷電、山石樹木、河海湖沼等，皆以神格化加以崇拜，所謂神靈崇拜、精靈崇拜、祖先崇拜、英雄崇拜等等，皆為多神教者的崇拜對象。
2. 一神教：別於多神教而言，指信仰唯一真神之宗教，認為神創造世界乃主宰世界者，如基督教、回教等。

3. 汎神論：其性質偏重於闡釋哲學理論之理論宗教，以宇宙現象內部，有支配現象界之原理法則，而將此原理法則神格化，認為此道理神，遍於宇宙現象，如印度奧義書所載之《梵》，即屬道理神，甚至發展《梵》存於個人我中，此即其最高理想「梵我一如」之基礎。

4. 無神論：又稱無神教：指未立神為崇拜對象之宗教、或哲學上的唯物論等，是全否定神力的存在。

三·宗教與佛教的比較

宗教的中心思想是神，神的意義，雖各宗教有不同的解釋，但神是創造萬物之主，主宰世界人類者，卻是崇神宗教所公認的。

佛教不盲從神權，不迷信異術，它是_一以一種高深哲學理論和科學的實證為依據，即以學理為依據，以徹悟為印證，務求行解相應達至心與境冥合，理智一體始為標準，所以佛教絕對否認神造一切，主宰世界人類，一切皆歸於神，聽命於神之說，並認為如果一切皆神所造和主宰，則大大違背了神博愛世人的意旨，且抹煞了人類行為自作應得的因果代價。

此外，佛教與宗教還有一重要不同點，即一般宗教都認為信徒們，無論如何虔誠與篤信，極其量，只能成為神的徒屬，決不可達至成神之可能，而佛教則不然，佛陀視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主張有佛性者皆能成佛，只因物欲所蔽，自性無法顯露，故佛教修持方法旨在排除妄念，即能明本自心，見自本性，證得佛果。所以佛教是以心為主體，切反求諸己不假外在之力。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同一般宗教，自視甚卑，必須求助於神力。至於佛徒之崇拜佛像，只是敬仰佛陀悲智雙運的偉大人格，而尊師重道之意，非屬有所祈禱，同時借拜佛以集中心意，以排除雜念妄想，亦修行方法之一種。這可是佛教與宗教思想最大的不同。

要之：佛教是用科學實證的方法去否定狹義的宗教，用哲學的理論去為宗教做證明。所以佛教雖可說是宗教，但它的哲學理論

卻常超出宗教範圍。一般宗教只重信與行，而佛教則兼重解與證，故說佛學合乎一般宗教，而一般宗教不能盡攝佛學，這是無可疑的事實。

科學與佛學

一、什麼是科學

科學，是依據已發現的事實，經過分析和推究，求出有關理論後，加以利用和推廣，以提高人類的生活水準，及揭露宇宙真相的學問，叫做科學。

二、科學對人類的貢獻

科學以重真實的精神及重研究的作風，從窮是非，辨真偽的探討中，創立了驚人的成績，打破了數千年來人類蒙昧的愚闇。例

如從前一些不可知的事物，今日竟利用做為日常必需的器用，如生活中的電燈、電扇、電視、電煲和電爐等等。來往天南地北，不需任何法術神通，只要登上飛機，你可閉目養神，或偃仰坐臥，於飯食談笑之間，穿雲撥霧，越山過海，毫不須力地便可預期到達目的地。還有，千里之外，可在電話上如對面般談心。一向認為神秘的月球，今日已有太空船闖入探險，深不可測的碧海，成為潛艦的基地，這一切的一切，都顯明了科學在日新月異的科技進步中，帶給人類的巨大貢獻是無可懷疑和否認的。

三、科學的分類

科學研究範圍雖廣，但括之不出自然科學、應用科學和社會科學三種。

自然科學，是研究自然物質及其現象的學問，他用演譯和歸納的方法，依大眾已公認的公理去推知未知的事物，種種關係，如天文學、物理學、化學、動物學、植物學及礦物學等。

應用科學，是以化學、數學、動物學、植物學等為研究對象，如應用化學、應用數學、應用動物學、應用植物學等。

社會科學，是研究社會各種現象，以求發現其中因果關係的學問，如經濟學、政治學、法律學及社會教育學等。

四、科學與佛學的同異

地球及整個世界的成壞，該是自然科學研究上最大課題，天文學家，雖已探知地球和太陽系的其他星球終有毀滅的一天，但仍未能肯定說出地球等毀滅後，是否還有生起的可能，這仍是科學家

在研究上的一個謎。

關於這問題，佛陀在二千多年前，早已用他所發現的緣起定律清楚解答了，地球既有毀滅的一天，也還有復成的機會。因為宇宙的一切現象，包括物質現象和精神現象，都不斷在運動流行生滅變化中。我們眼前所接觸的一切現實，只不過是一切變遷現象中的總和。因為周圍事物互相連繫互相影響，而發生出許多因果連續的關係。這種互相發生的因果規律，在佛學上名「因緣所生法」。

《因緣》即條件，萬有現象包括地球在內都不能離開因緣條件的集合而生及因緣條件的別離而滅的原則。所謂緣聚則生，緣散則滅的支配。所以世界和地球都要經過成、住、壞、空的四個階段，無有止境地循環著連續著。由這一點看，自然科學的研究仍落後於佛學一步。

其次，由應用科學日新月異的倡明上看，也許有人在想，未來的日子中，我們的一切，可賴萬能的科學供應，科學能滿足人類的欲望需求，其實，儘管科學如何進步，而人類的欲望是永無止境的，又何況科學偏重於物質文明的畸形發展，造成了物質與精神兩種文化的不調和！所以隨著物質科學的倡明，往往忽略了精神內在的價值。因此，物質愈發達，而人類就愈感到生命的枯燥、空虛、徬徨、無歸！所以儘管社會一日千里的繁榮，而不能抹煞事實，偏重物質的發展，卻給人類帶來難以言宣的憂慮。

社會科學，志在改良社會風氣，建設富強的家園進而使世界大同為目標，但在這側重物質文明的時代，人欲橫流，只顧自己的利害，不講正義，儘管社會有多方面新設備的防範設施；也控制不了家庭有種種是是非非的磨擦，社會與人之間，勾心鬥角，爭權奪

利的糾紛，甚至謀財害命的恐怖。世界為了種族、領土、經濟和權威勢力，興師相伐，使生靈塗炭，悲慘萬千。所以單靠物質文明，也是解決不了社會問題的。

五、結語

綜上觀之，科學是純為人類發展物質文明的追求而努力，卻忽略了精神上需要的調和。所謂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能應有限，於是形成人類永無止境的物欲鬥爭，真正的和平和安樂也就越來越遠了。

佛學則知道人類的安樂和世界的真正和平，並不單止建立於物質享受上，而精神上的安頓是最重要的。所以在佛教教義中不斷地提示著我們，在物質文明享受中，不可忘記培養內心，止惡向

善，務使人人明白，利人即利己，害人即害己，盡量控制私我貪瞋痴的放縱，才是世界真正和平，人類究竟幸福的永恆基礎。這就是佛學與科學的同異分別。

佛法與哲學的比較

(一) 哲學與佛法，科學的異同

通常說：「佛法非哲學，而又是哲學」。這句話，似乎很費解和矛盾。其實，可很簡單回答說：佛法的精神非哲學，而佛法的理論卻包涵所有哲學，這就是非哲學而是哲學的意思。

哲學，(Philosophy)原為希臘語，譯為愛智，是以求知為出發。哲學為了解自我與宇宙整體問題，重視綜合研究，而科學在了解各個事物問題，重視分析研究，彼此有廣狹淺深不同。前者屬形上學，後者屬形下學。

東西哲學，雖均以研究超現實之形上問題為目的，唯西方哲學偏重於求知解，只須說明符合邏輯即可，屬思辨哲學。而東方哲學在求行解，一切須為體驗所得，屬實踐哲學，又稱實証哲學。

(二) 哲學研究的範圍

哲學研究的對象，其範圍大致有三：

- 1 自然問題
- 2 知識問題
- 3 人生問題

自然問題中，不離唯心、唯物、唯神。知識問題中不外理性與經驗。人生問題中，不出現實生活中的價值觀念。所以自然哲學中，包括本體論與宇宙論。知識哲學中，包括認識論與邏輯學。人

生哲學中，包括價值論與社會學。

自然哲學中的本體論 (Ontology) 是研究實在終極的本性，即事物最後原則之學。亞里斯多德的原有含義，實稱形而上學，其所研究者為一貫萬有之本體。

宇宙論 (Cosmology) 亦形而上學之一部分，以世界為一有系統之整體；而論其根本原理者，有原子論，汎神論，目的論及機械論等諸派別。

知識哲學中的認識論 (Epistemology) 是研究知識的起源，本質及其效力等。在心理學上的認識，廣義則指最顯著的心理歷程與感情，即感覺、知覺、想像、思惟等。若在狹義上，則指感知對象之當時狀態等。若在哲學的認識，含有判斷作用之知識。

邏輯學 (Logic) 以思想為研究對象，即論理學，或稱辨學。通

常分原理論和方法論，始於亞里斯多德，近世更有實踐論理及形式論理。

價值論 (Theory of Worth) 從哲學的見地而論價值，即由意識具一種理想或要求目的，如真善美，持之以批評對象。而價值有相對與絕對之別，又若依個人主觀之判斷者，稱主觀價值，若不受時空限制，而為大多數人所公認者名客觀價值。

社會學 (Sociology) 又稱群學。以社會為統一體而研究，專研究社會組織者名社會靜學。專研社會生長，發展過程者，名社會動學；其對象有三：(1) 社會之本質 (2) 社會進化之過程 (3) 社會進化的原理，其派別以生理學心理學為最著。以上所述是哲學研究內容所包括的範圍。

(三) 哲學與佛法的比較

哲學原意是愛智，也就是說一切都為了求知而出發。佛法的目的，卻是為解脫生死謀求出路，正因為了解脫生死求出路，所以不得不先解決許多哲學上的問題，例如真與妄，迷與悟，識與心，空與有，因與果，精神與肉體，煩惱與智慧，凡哲學上所有重要問題，在佛法早已討論，所以佛法雖不是哲學，但包涵哲學在其中。

佛法雖不承認神，但卻承認有佛性，佛性是宇宙的本體，是諸法的實相，一切善的根源，解脫的究竟真理。

這佛性不是任何人或神所專有，而是一切眾生同具。如經云：「佛性平等，無有高下。佛性不變，在聖不增，在凡不減。佛性永恆，不生不滅。佛性不動，無有來去。佛性遍滿，豎窮橫遍。佛性微妙，不可思議。佛性圓滿，眾善具足」。佛法的宗旨

與目的，是為了發揮眾生本具佛性及圓滿佛性的無量功德，使其破無明，除痛苦，得解脫，復本心源，這種精神與懷抱，並非一般宗教與哲學所有的。佛法無論大乘、小乘，皆具有極高深的哲理。西洋哲學認識論上諸問題，形而上學中的本體問題，論理學中道德問題，善惡問題，在大乘空宗和唯識相宗，都有廣大詳盡的解說。小乘有部和經量部，亦詳論認識的問題，至於佛法所論的空性，西洋哲學更是望塵莫及了。東西哲學所論的萬法實體，只是比量境界，未能親證，正是禪宗所譏呵的扯葛藤口頭禪。又西洋的認識論，最多只談至六識境界，七八二識尚未入門。東西哲學，教人除惡行善，未能提出斷絕惡根的辦法，只是教人壓制惡念，疏導煩惱而已，惡的根源尚未明，何論其他？佛法提出徹底改造身心，轉迷成悟、轉凡成聖的辦法，是要修習定慧，把精神深處的潛能解放出

來，人生宇宙，頓時改頭換面，所謂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一色一香無非中道，我與萬法一體的道理。雖然東西哲學皆能多少領悟，但實證的工夫，並非一般哲學言論上所能及的。

實踐學佛的第一步

凡來參加大會，都是想學佛者，所以今日特以「實踐學佛的第一步」為題，分五段與大眾討論如下：

(甲) 為什麼要學佛？

學佛理由固然很多，現只舉兩點如下：

一、為轉貧為富：

例如你是一貧窮者，一日，聞科技土地探測人證實你家中，

有一大金礦，埋藏在土地的下面，若能發掘，定採之不盡，用之無窮。你聞消息後，將有如何反應？會懷疑不信、置之不理？抑歡喜踴躍得未曾有，想立即去發掘？照一般常情說，後者應該是很自然的反應。

同樣，一般眾生，自從迷真逐妄以來，長期在生死六道中，逃出逃沒，失卻智慧，不知邪正，不辨事理，胡作妄為，既不行善，惡常隨身，無福慧可言，正是名符其實的貧窮無福慧者，今日聞佛陀悟道發現的宣言：「奇哉！奇哉！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但因妄想執著，而不能証得，若除妄想，則一切智，自然智皆得現前」。智慧，就是我們心中的如意寶，得之能轉煩惱生死的貧窮，成為福德智慧莊嚴的大富，不過，這如意寶，雖本自具足，但必須假學佛修行的功夫，才能發掘得以受用。所以為了轉貧

成富，必須學佛。

二、為了離苦得樂故必須學佛，一切眾生在乎貧、富、貴、賤、賢、愚等，對精神、物質的追求，雖有各別不同，但總不出一個共同目標，那就是「厭苦求樂」，所以我們為了離苦得樂故必須學佛，唯有步佛後塵，依佛曾走過的路而行，才能安全地踏上目的的正道。例如，我們要走一條很長的路，途中突聞此路前充滿豺狼獅子，兇惡野獸，更佈有危害生命的陷阱，在這可怕的環境下，應如何決定應付？後退嗎？既不行，也不甘心，繼續向前嗎？太冒險且不值，就在中途停下來嗎？當然不是理想。所以唯一辦法，就是改道而行，否則，難免生命危險。

以上是一簡單的譬喻，意思是說：我們自背覺合塵曠劫以來，流浪生死，備受三苦八苦逼迫，正如經云「三界無安，猶如

火宅，眾苦充滿，甚可怖畏」。所以我們的生命，正在一條無有止境的生死道路上奔跑，且前途充滿著不可估計毒蛇虎狼獅子惡獸的煩惱生死陷阱，是不容易越過，去找尋安樂目的的。即使是世間的一般學問道德，傍門左道的思想，都不能帶你出苦海，達安樂彼岸的，因為他只是中途宿舍，並非究竟歸宿，仍在我執束縛中。所以我們要選擇改道，找尋究竟能使我們安全地到達離苦得樂的正道，除學佛外，更無其他辦法，因為佛是已解脫煩惱生死，究竟離苦得樂的聖人，我們能依佛所行，學佛所修，定能超離生死痛苦的束縛，得解脫自在的安樂，所以為離苦得樂故要學佛。

（乙）佛有什麼值得我們學習？

佛的功德，無量無邊，要之不出智慧與慈悲。佛陀偉大的人

格，是建立於智慧慈悲之上的，以其超勝的悲智，完成其福慧無比莊嚴的巍巍崇高形像，所以被尊稱為十界獨尊者，因此我們學佛，必以佛智慧 and 慈悲為學習對象。

一、學佛智慧：佛智慧有三種。(1)一切智：是知一切法皆空的總相智。(2)道種智：是了知一切法種種差別相的別相智。(3)一切種智：是了知一切法總相別相，不著於空不著於有的中道智。又觀真諦空理之智名一切智，觀俗諦諸法差別之智，名道種智。不偏真俗二邊，雙照雙遮之智名中道智，亦即一切種智。

以上三智，是佛修行因圓果滿上所證，凡夫的我們，望塵莫及，更非我們境界能把握，不過，我們可理解其理，依之修習，例如我以往在在處處，執身心為實我，執外界一切為實法。種種分別計度，起惑造業，形成無限煩惱，今日若能學佛以一切智，觀一切

法皆空，即了解一切法皆因緣所生，緣生法無自性，當體即空，則一切分別計度執著，自然消失於無形，這就是學一切智所得現實效果。若依道種智，則能了解雖身心世界一切皆空無自性，但其緣起所生的差別相，不可抹煞，仍可保持其種種不同的假名假相暫時存在，不因觀空而撥無世俗的因果存在，這就是學習道種智作用。若再進之，能以一切種智，則能於有法中，觀一切皆空故不著於有，於空中能觀一切法雖空，不抹差別的假名假相歷然存在，則不沉著於空，不著於空，不住於有，就是不偏於真俗二邊的一切種智。我們能在日常中，依佛所證三智原理，隨分應用於人、我、事、理、因、果上，不住不著，改變以往錯誤執著的觀感，自然精神得到無比自在。這就是學佛智慧的成就。

二、學習佛慈悲，慈是給人快樂，悲是拔人痛苦。佛的慈悲

亦有三種：（1）生緣慈悲：觀一切眾生如赤子起慈悲心，拔苦與樂。（2）法緣慈悲：指悟諸法無我理後，所起的慈悲。（3）無緣慈悲：遠離差別的見解，依無分別心而起平等絕待的慈悲。

佛陀的慈悲，不同一般只局在一方一時的仁慈，而是超越時空的偉大慈悲，所謂在空間不分親疏賢愚貴賤。此界他方，乃至遍虛空盡法界內所有一切眾生類，上至有形的人天，無形的鬼神，下至微細昆虫螞蟻等有情動物，在時間上，通於過去、現在、未來，乃至無有止境的未來，佛對眾生與樂拔苦的慈悲精神，永不因眾生的頑固而厭倦，更不因眾生的愚昧而放棄。所以佛陀偉大的慈悲，被稱為慈悲無量，又稱大慈大悲。

我們未信佛前，凡有所作，多為自己著想，他人的苦與樂並不關心，甚至加苦於人，這是何等的自私？今日既已信佛學佛，雖

未能盡學佛超時空的大慈悲，但應隨分隨力，奉行佛所教，給人快樂，拔人痛苦，才是佛弟子的所應學。

(丙) 學佛有信、解、行、證四位步驟。

一、《信》

1. 深信三寶

(一) 信佛：信佛是五住究盡，三死永亡福慧究竟圓滿者。

(二) 信法：信佛所說的教法，是療治我們心病的良藥。

(三) 信僧：信僧是航海的指南針，他能領導提攜我們正確方向，出離苦海。

2. 深信因果。佛陀告訴我們，世間有為法，皆在因果律

支配中而運行，由因引果，果必由因，因果的酬報，絲毫不爽，事物證明，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人的行為亦如是，善因結善果，惡因招惡報，這是公道的應得，所以我們若求享受善報，必先謹慎現在行為上所作，務求多種善因，才有未來善果的收獲。

3. 信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有佛性者皆可成佛。佛是已成之佛，我是未成之佛，不可自負己靈，常以此提醒激勵，努力求取佛道的上進。以上三點，是學佛者，應具信念。亦是學佛過程中的第一步驟。

二、《解》即理解，或了解，凡學佛者，必要進一步了解佛陀重要教義，以鞏固信念，策發起行，踏入學佛的正軌。佛法的根本教義有三項，此三項義理，可用以印證各種說法是否正確，故又

稱三法印。

1. 諸行無常：說明一切世間有為諸法，悉皆無常，眾生不能了知，反於無常執常想，佛說無常以破眾生之常執。

2. 諸法無我：一切世間身心世界有為無為諸法皆無我，眾生不能了知，於一切法強立常、一、主宰的我，故佛說諸法無我，以破眾生我執。

3. 涅槃寂靜：一切眾生，不知生死之苦，而起惑造業，流轉三界，故佛說涅槃之法，不生不滅，清淨寂滅，令出離生死苦，得寂滅涅槃，再不為生死束縛，獲取解脫自在。

以上三項佛法義理，說明了一切萬有，身心現象，都在成住壞空，生住異滅，新陳代謝，剎那不停生滅轉變中，不得常住，學佛人應該深入理解，接受現實，改變以往主觀的固執，觀一切法皆

空，再不為妄想執著，分別計度所累，則減少很多不必要煩惱，自然獲得解脫自在。所以學佛人，能明白上說三項的要義，才是對佛教有了正確的理解。

三、《行》佛教人修行的法門雖多，要之不出戒定慧三學。

1·戒：諸惡莫作，眾善奉行，防非止惡，守口攝意身莫犯，名戒。

2·定：攝散不亂，摒除雜念，寂靜現前，能見性悟道，名定。

3·慧：由定生慧，慧能顯發本性，斷除煩惱，見諸法實相，名慧。

又，六度中以布施、持戒、忍辱、精進四度為戒學，禪定度為定學，般若度為慧學。此三學實為修佛道之至要。一切法門盡攝

於此，學佛人，應當精勤修學。

四、《證》由修習戒定慧，如實體驗而悟真理名證，如大乘證入初地，乃至等覺菩薩的分證果及佛之滿果，小乘人分別證入須陀洹初果，斯陀含二果，阿那含三果，阿羅漢四果，皆視乎你修行力之淺深，證果有賢聖位之別。如《金剛經》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

（丁）實踐學佛的重要性

學佛，是立志的理念，或是意願宗旨，立了學佛的意願，若不加以實踐的話，則永遠不能達成你的目的，所以你學佛的意願與實踐，正如解與行，古德說在修行上，行與解如鳥二翼，如車兩輪，缺一不可，若只有解而無行，等於說食數寶，無濟於事，終不

能實現理想目的，相反，若只行無解，難免盲修瞎練，墮坑落塹，走入邪境，夷害終身，毫無意義，所以修學人行解相應，是非常重要的。

（戊）戒是實踐學佛的第一步

一·何謂戒？梵語尸羅，中譯為戒，具有防非止惡作用。又戒有二義（1）禁止義：即禁止三業對境諸惡不作。（2）警策義：警策三業對境眾善奉行。要之，息諸惡業，奉行諸善，是戒的意思。

二·戒意義上有種種分類

1·性戒與遮戒

佛所制之戒法，若本質屬罪惡者，名性罪，為佛制止之名性戒，如五戒中殺生、偷盜、邪淫、妄語四戒，即使不受戒，作之亦

犯罪名性戒。反之，其本質非屬罪惡，但易令世人誹謗，或誘發其他性罪，而佛特別制定遮之不得作、名遮戒，如五戒中、不得飲酒戒。

2·持戒與犯戒

受戒後，能保持六根三業不造惡名為持戒；若不能依戒而行名犯戒。又受了戒法，遵守戒行，控制三業，諸惡不作是「止持戒」。策動三業眾善奉行是「作持戒」。換言之，消極止惡、名止持戒，積極行善、名作持戒。依《廣律》言：「五篇七聚均屬止持戒，犍度分，如安居、自咨、誦戒等，均屬作持戒。懈怠放逸，不用心護持禁戒名止犯。應作不作，如犍度分之安居、自咨、誦戒等，不依教奉行、懈怠放逸，名作犯。故戒具有止持、作持、止犯、作犯，及止持作犯、作持止犯等含義。

3·戒有四類分別

(a) 戒法：泛指佛院所制之律法，乃眾生之軌範，如五戒、十戒、具足戒、三聚淨戒、十重四十八輕戒等律法，通稱戒法。

(b) 戒相：戒之相貌，亦即戒之條文，或云持戒表現之相狀差別，如五戒十戒等，一一各有差別，及按其持犯之輕重，各有不同相狀。

(c) 戒體：我們受戒時，要白四羯磨。第一單白羯磨時，十界善法動湧，第一羯磨竟，十界善法於虛空。第二羯磨竟，十界善法，集受者頂。第三羯磨竟，十界善法，流入受者之心，而為戒體。如《芝苑》編云：「謂佛出世，制立戒法，禁防身口，調伏心行，十方諸佛，三乘賢

聖，並同修故，名為聖法，今者誓稟此法，作法而受，因緣和集，心境相冥，發生無作，領納在心，名為戒體」。其實戒體，即是一種防非止惡，潛伏內心的能力，是受戒後才有的。

(d) 戒行：依戒奉行，受持佛陀所制之律法，能隨順戒體，動作身口意三業而不違法名戒行。

「戒」是聖道之根本，因依戒故，得生諸禪定及滅苦之智慧，得免溺於生死海，是解脫的正途，為萬行之本，成佛之基，佛言：「一切眾生，雖有佛性，要因持戒，然後乃見，因見佛性，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可見學佛，必要實踐持戒，由止惡修善的持戒，才能進入佛道。可知持戒在一切實踐法門中，成為最重要，非先行不可的第一步。

戒會隨筆

蕭條的枝頭上，已露出青綠嫩葉的笑臉，剎那不停的時光，像蛇行般伸延移動，滑出嚴肅的冬末，進入了溫暖的初春，冬眠的萬象，在春光的照耀下，甦醒起來了。東蓮覺苑主辦第一屆齋戒大會宣布舉行的橫額，也在這春回大地的新景象中，用黃布紅字，莊嚴奪目地高懸在大門鐵閘上飄揚起來了，它，吸引了不少過路行人，停下腳步有所求解地在欣賞，因為這是佛教特殊法會，也是歡喜修持實踐者的大好消息，怎不令人投以注目呢！

恭請由香港、美國來主持法會的導師，都在五月十五號不同

時間抵達溫哥華，所以這一天的上午，法會負責人，都忙於分批到機場迎接。

下午五時開始，是戒子們入壇報到的時間，六十多位，早已登記參加者，都懷著熱烈求道的心情，攜帶大小不同的鋪蓋，或睡袋，依時趕到大堂登記處，放下行李，等待安排宿舍和準備明天接受齋戒大冶洪爐的鍛鍊。在戒子中，要特別一提的是十位發心剃髮短期出家者（六男四女），都在入壇報到後，立即剃去頭髮，只留下頂髮一小撮，準備明天剃度儀式時，由三師為其圓頂。頭髮，本來是一般人最喜愛，最寶貴的身體裝飾，除特殊需求外，否則是不輕易隨便去剃除的。但這十位則不然，他（她）們為了親自體驗出家人的生活，竟發心暫時犧牲寶貴頭髮變做光頂的沙彌和沙彌尼，他（她）們並非出自好奇貪玩的心理，而是出自真誠嚮往的學

習，所以這種好道輕身的表現，使在場者，都投以難得的眼光、感動、稱讚和欽敬。

法會的前夕，除給戒子們安單外，並未有什麼作法儀式，但為了明天法會開始如法的準備，開堂、陪堂和尚和引禮法師們，都利用未安單前的時間，為他（她）們編定上殿過堂等的排班次序，所以是晚九時許，他們才能離開大堂到宿舍去。

五月十六日，是法會正式開始的第一天，早上八時即舉行授五戒、八關齋戒及短期出家的沙彌沙彌尼十戒。坐在特設高高法座上的得戒大和尚，羯磨阿闍黎，教授阿闍黎，用了三個多鐘，為戒子們奉請本師及諸佛菩薩降臨作證授戒，其次說戒、朗誦戒條，羯磨作法後，由三師一一做三次徵問，能受持否？能依教奉行否？戒子們異口同聲堅定地回答：能受持，能依教奉行。這出自內心的肯

定答問聲音，響衝佛殿上空，深深印入受戒者心中，潛為一股無表抗惡積善的力量，這就是所謂得戒體。戒體之獲得與否，要看個人的決心和誠懇程度而定。

七天法會期間，戒和尚直接傳授戒律，講解及詳細分析戒的開遮持犯，策發戒子們依教奉行等道理，這是受戒後最重要應知應行的學習，大和尚慈悲的告誡叮嚀，使戒子們留下永不磨滅的警惕。

羯磨和尚是有名的慈悲王，他除大座開示修持佛法的利益外，更在每個堂上，將他修行生活的體驗提示戒子們，所謂「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所以我們求道，必須在行住坐臥，食粥吃飯，誦經禮佛的日常生活中，去體會佛法，這才是真實受用。羯磨和尚每一言一句的警惕和教訓，苦口

婆心的策發與鼓勵，都流自道心體驗的慈悲，加上他頭頭是道的無礙辯才，使戒子們幾乎流下感動和慚愧的眼淚。

教授和尚是一位文質彬彬的文人，善於詩辭歌賦者，更專長於禪定的修習，所以他將參禪方法傳授給戒子們時，並借用很多世法顯示禪的道理，更提示修行人，時刻要點亮自己心燈，心燈點亮了，才不會做錯事，且能用心燈照徹我們父母未生前的本來面目，這直接的指示，何等寶貴！戒子們能接受下來，永遠受用無盡！

還有，開堂和尚儀規的教導，陪堂和尚面命耳提的照顧，維那法師早晚課，懺摩及一切法事上的帶領，引禮法師隨護戒子們的進退和提攜，使戒子踏上修行的正道，該是多麼幸福！真羨煞了一般苦惱眾生。戒子們要深深感謝眾師的慈悲栽培和成就。

最後要特別一提的是寫字樓的各位主任的種種籌劃和安排，

香積廚餐食的照顧，各義工們發心分工合作的服務，真可說功不可沒。戒子們！你們將來成佛道時，千勿忘記曾給你們幫助的勞苦功高者才好！

齋戒大會點滴

時鐘指著五點正，香燈師拿起棧木的槌子，鄭重而有節拍地拍在警板上，發出「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一·二
三 / 二·二三 / 三·二三) 三次報時的頭板。這音聲迅速地通過宿舍的門隙，直送到熟睡中戒子們的耳邊，它有力地警醒我們說：實習修行的一天已開始了，快起床吧！

睡夢朦朧中的我們，從地敷上醒覺起來了，意識立即警惕着自己，這裡是齋戒會共修道場，並非家中生活，決不可分秒蹉跎，伸展懶腰，擔誤光陰。且摸著大會給我們掛在衣襟上「守口攝意」

的名牌，自然記起「禁語」的叮嚀。所以連習慣早上見面時，第一句禮貌的「早晨」也省卻不敢作聲了。大家只有默默地，先把敷蓋摺好，循著次序，用最敏捷的速度，漱洗完畢，穿好海青，準備二板響後，即離開宿舍，到樓下大堂前排班。等待引禮法師們，帶領我們上佛殿，隨眾實習一天最早的第一堂早課。

佛殿牆上的射燈，已全部扭亮了，射燈的光明，劃破了夜色的籠罩，充滿了一片既寧靜而祥和的智慧光。仰望坐在佛龕內高座上的佛陀聖像，多麼慈祥在微笑，似乎在憐勉我們說：「久遠徬徨在迷途中的你們啊！今日識得走回歸家之路，發心投入齋戒會，與眾一起接受鍛鍊薰修，難得！難得！不過為期七天的戒會，只是一剎那而已，必須充分把握時光。真正放下身心，虛心接納導師們的種種訓練和教導，深入理解和體會修行生活中的道味，作為智慧的

燈光，照亮心中煩惱的黑暗，制伏妄想的放肆，克服外緣的干擾，發掘心性上的潛能。這才是踏上正確實踐修行的正道，否則，徒勞無功，枉入寶山空手回，是無意義的。還有，修行即學佛，更應知道，福慧莊嚴的佛果，非向外求得，是要靠我們的精進，才能顯證出來的。」

早課，由清脆的引磬聲，帶領我們向上禮佛三拜開始了。維那法師先引腔高唱「寶鼎」大香讚，我們亦異口同音隨之唱出：「祝願世界和平，人民安樂」的共同心願。接著持誦，楞嚴咒、十小咒、迴向偈、繞佛，回位念三皈依。祝韋馱祈願擁護道場，完成了一天內最早第一堂早課的全部過程。

佛殿上的早課完畢，立即五觀堂的板聲接續響起來。它在告訴我們，早粥已準備好，可進堂受食了。

當維那帶領我們排班入五觀堂時，羯磨大和尚已先到，坐在法座上，他老人家，以身作則，與我等共同進食的慈悲示範，使人深生感動。

食堂內兩邊的食檯上，已擺好齊整的碗筷，行堂的義工菩薩們，都忙著從香積廚裡搬出粥、粉、調味醬料及茶水等供應。他們敏捷而熟練的身手，保持堂內規律的寂靜，絲毫不亂，瞬息間，已把食物分配到各人面前的碗裡，使我們一點也不須勞力，只要張口，就可以充饑飽腹了。這種一流的享受，仗他們發心成就的所賜，我們慚愧極了，不過為了完成戒期的願望，非遵守大會規定的紀律不可，他們無微不至的服務和照顧，待他日有機會報答好了。

每次過堂進食儀式的開始，必先由維那領導念供養咒，表示佛弟子食前，先供佛菩薩然後受食，這是戒律上規定必學的恭敬。

大眾同聲念完供養咒後，維那繼唱食存五觀，以警惕我們，所謂五觀者：

一「計功多少，量彼來處」，意思是警惕我們，當接受一碗飯供養時，應思其來處不易，施者為求福，減衣縮食的奉獻，我能否消受？當善思之！

二「忖己德行，全缺應供」，自應檢點七支的戒行，定慧的功德，是全具？還是有缺？是否合格接受供養？

三「防心離過，貪等為宗」，接受食物時，應提高警惕，防止對美、中、惡食物，分別揀擇，起貪嗔痴，應保持少欲知足。

四「正事良藥，為療形枯」，正事飲食等四事是療治我生命形骸枯謝的良藥；助成我修道之增上善緣。我應念為但求除饑渴，維持殘餘生命以修道則定矣，不可過分貪求。

五 「為成道業，應受此食」，修道本意，志求解脫，對於飲食等，無所希求，但為成道業，故應方便接受。

每次大眾食畢，大和尚們，都給我們慈悲開示，他把自己修道過程中，所得經驗和體會，配入我們現在修行的行、住、坐、臥、穿衣、吃飯的生活中，清楚地指出道在其中的濃厚法味，使人得未曾有。原來善知識經驗的啟示，滴滴甘露，灌入我們心中，這豈是金錢物質可換來的收獲嗎？

早粥後，由八時開始，是習儀時間，由開堂陪堂兩位大和尚擔任教導，兩位都是來自香港德高望重的高僧大德，我們算是榮幸極了。

習儀，是入眾修道生活，必首先要學的第一課。因為修道生活是與一般生活不同，例如行住坐臥、穿袍搭衣、禮佛合掌、上殿過

堂、參見師長、相處同學、出入往返、在在處處，必與大眾同依一律，保持道心的表現，固不可防礙他人，更不可忘記管束自己。以上是普通生活中所沒有的，所以大會特為戒子們設有這一課的學習，否則，入眾共修時，不但不能與眾同一律，而且自己亦無所適應，反造成障礙的不如法。

上午九時半至十時半，是每天講經的時間，得戒大和尚講「八正道」與戒及修行的重要性，微細的分釋，重重的配合，使我們理解佛理的深廣如湧泉，只要你靜心去體會，取之不盡，用之無窮。

其次教授大和尚的詩講題目為「耕種福田」和「戒香莊嚴」，用優美的詩句：「大霧瀰漫不見天，陽光無力作良緣，禪師有願拓苗圃，破霧耕耘為福田」顯出耕種福田的禪意。又以「戒德莊

嚴隆福基，信心堅定不能移，菩提聖樹無窮碧，香滿覺園花滿枝」的詩句，顯出戒德莊嚴的殊勝，大和尚悟境高超，智慧殊勝，隨口說來，皆真如般若，加上辯才無礙，使人如飲甘露，法喜充滿。

羯磨大和尚的講題是「旅泊香江五十寒暑」，他老人家把五十年來真修實踐的體驗，和獻身佛教不遺餘力服務精神，和盤托出告訴我們，目的是在提醒我們，「道」就在日常生活中求。這是最現實的教材，我們必須牢牢謹記大和尚經驗的啟示，在在處處無不安樂自在，這才是真正受用的法樂。

每天的上堂大齋，是在十時三十分舉行的，隆重而莊嚴的請師儀式，加上維那「法筵龍象眾……及香雲集」的弘亮高唱，使人有如親見佛陀降臨的感覺。大和尚就在這隆重儀式中，登上法座，為齋主說法，表揚其功德及迴向祝福。這樣大型的齋供，非是時常

舉行的，今次我能參加，實屬福氣！

午齋後，有一小時是養息時間。二時起大眾又齊集大堂隨眾念誦金剛經一卷，希望多朗誦經文，用以薰習我們身心，這正是修行的真實習！下午三時又是導師們的講經，四時晚課後藥食，晚上七時半懺摩或習禪。「懺摩」是面對佛陀，披露以往貪嗔痴心之惡作，生慚愧心，乞求懺悔，改過自新，永不再造之意。「習禪」，是學習坐禪，制止妄想散亂，調攝內心，使其寧靜為進道之本。

時光如流，為期七天的齋戒大會，在轉眼間，又告一段落，真使人無奈在嘆息「天下無不散的筵席」，這正是說明了世間一切，都在無常支配中！

今次我能放下家務的羈鎖，毅然地投入東蓮覺苑舉辦的齋戒

大會七天中薰陶，實習修道生活，可說我人生中從未有過的僥倖，我深深在自慶。雖然，學習期間，導師們諄諄善誘，未達理想所獲，自感慚愧，但起碼對佛教的信解，有了很大的增長，值得我自慰。所以我在等待著，明年的齋戒大會，我一定再來參加，因為我知道，「道」的學習，並非一朝一夕，更不可言，齋戒修行只做一次就夠了，或說今年我參加了，明年不須再做等想法，都是錯誤的。所以在這裡，我要呼籲一切發心修行佛弟子們，只要自己機緣成就，不論何時何處，凡有齋戒舉辦的地方，我們都要爭取時間去參加學習。這樣積少成多，才能填滿我們修行的願望，達成我們學佛的目的。

最後，除感謝眾導師給我們無微不至的訓導栽培外，更要感激東蓮覺苑常住，賜予我們在住宿、飲食、學習上種種方便的成

就。各位引禮法師們，七天內，朝夕不離陪伴照顧提示教導，寫字樓主任們，早幾月前已為齋戒大會策劃，時間編排和一切需要準備，香積廚為了大眾修行期間健康著想，每日忙於烹調食物，調節大眾的飲食，各位為了戒會的如法成功，為了成就我們安心的修行，付出不少精神和時間，讓身為戒子的我們，向你們勞苦功高的菩薩，致以無限的敬謝，並祈求三寶的慈光加庇你們健康和如意！

舉辦齋戒大會的目的

一、齋戒大會如大冶洪爐

本苑舉辦的齋戒大會，固非一般圖利的活動，更非為熱鬧一時的高興聚集，而是純為弘法利生而設的一具佛教實踐式的大冶洪爐。

一般燒得通紅的大冶洪爐，是用來鉤冶鍛鍊金屬廢物的，不管管是爛銅或爛鐵，只要把它投入爐中，生鏽廢爛的渣滓，必被淘汰，成為純淨光潔的材料，這是大冶洪爐的功能與作用。現以齋戒大會比喻大冶洪爐，不論你是何種根性，只要你有信心，有向道

心，有求解脫心，投入齋戒洪爐中，不管潛伏在你內心爛銅爛鐵的貪嗔痴，生鏽的程度有多厚，過失是非執著的輕重有多少，齋戒的大冶洪爐，都能一一為你清洗、擦除、刮垢、磨光，甚至熔解和改造。

雖然，齋戒大會只有短短的七天，但卻能起令人不可思議淨化身心的作用，因為齋戒道場中，所接觸的是同志熏修的善友，循循善誘面命耳提的導師，老戒上座以身作則的提攜，踏上佛殿，仰望崇高慈悲的佛像，使人肅然起敬的啟發，無有雜音的誦經聲，是何等令人安心和寧靜，飯堂內肅靜的用膳，警惕著我們一飲一食的觀心，尤其每食後，大和尚苦口婆心的訓導與鞭策，每一句都在驚醒我們的迷夢。總之，道場每一角落，都充滿著策發我們精進向道的氣氛，不容許我們苟且避懶偷安，這就是齋戒大冶洪爐的結構，

安排和設備，除你機緣未成熟不肯投入外，否則，齋戒大冶洪爐，一定不辜負和令你空過的。所以齋戒的殊勝，喻如大冶洪爐，其意義就在此。

二、正述齋戒大會的目的

舉辦齋戒大會，其目的有下幾點：

1. 為調攝大眾三業清淨

身，口，意三業清淨是實踐修道基礎上的先決條件。一般人雖早已皈依三寶，因在家修行多有障礙，未能如法改善以往習慣，以致身口意六根仍隨色聲香味觸法六塵轉，起貪嗔痴，甚至沉溺於財、色、名、食、睡五欲中，作損人利己的惡業，所以在在家環境

中的所作，多屬染污不淨，東蓮覺苑為了這類有心求道者，設立齋戒大會，令來參加者，都能身心放下，一心辦道。在清淨道場中，不但能擺脫色聲貨利之所牽，且能利用身禮佛、口念誦、意憶持佛陀的告誡。身口意業自然清淨，不為外境所染，只要把握這基礎繼續努力，解脫生死煩惱就不難實現了，所以佛陀曾對比丘們說：「守口攝意身莫犯，如是行者得度世」。可見清淨三業，在學佛生活中，是多麼重要！

2. 為培養學佛者的正知正見

初心學佛者，對佛教所知所見未必深入，甚至所知的只有一知半解，往往將佛教混入其他宗教中，神佛不分，產生種種錯誤見解，替佛教戴上迷信帽子。我們為了要培養正知正見佛徒信仰，所以有為期七天的齋戒大會的施設，希望來參加者，能靜心地聽導師

的講解，開豁正知正見去認識佛教，做一名符其實的佛教徒，使佛陀的正法化化不絕！所謂正知正見者：一·要深信因果：「因」與「果」是互相酬對的必然性，所謂如是因，必感如是果，因果報應，絲毫不爽。依這原則推之，人生的貧富貴賤，壽夭窮通，社會的興衰苦樂，無一不繫於因果律上的支配，人既厭苦求樂，應時刻檢點行為，務求止惡修善，不可怨天尤人，明白「若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若知未來果，今生作者是」才是真正心安理得的精神寄托。二·我們要體會佛陀所說：「身心世界，皆因緣所生法的道理，所謂緣生法，是受緣聚則生，緣散則滅的法則所限制，沒有獨立自體性名「空」，常受生滅勢力變遷即「無常」，不能自主自由無礙是「無我」。如金剛經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這都是說明了宇宙人生，森羅萬象的

幻化無常和短暫。那麼我們不應對世上的利、衰、毀、譽、稱、譏、苦、樂起著計較，甚至苦苦追求，反之，提高警惕，用無常的短暫，努力尋求無上佛道，常安住於不偏有、不偏空、不著事昧理、更不偏理而廢事，這才是正見正知的佛弟子。齋戒大會正為達這理想而舉辦。

3. 為灌輸行解相應思想

「行」與「解」的相應，是學佛者最重要的課題，古德說：「行與解，如鳥二翼、如車兩輪、如人目與足，缺一不可」。又說：「有解無行如人說食數寶，無濟於事，有行無解，難免盲修瞎練，墮坑落塹。」所以必須依解起行，以行證解。行解合一，所謂務求理解與實踐結合，才能獲得佛教真實利益，成為正知正見的標準佛徒，否則只是一個門外漢。

4．為得身心自在以達成學佛願望

身心不自在，皆由有掛礙，有掛礙則有恐怖，有恐怖則不安樂，不安樂則無自在可言，所以希望學佛者，皈依三寶後，依教奉行，勤修戒定慧，息滅貪嗔痴，特設齋戒大會，招集有志修行者，來入道場，群策群力，奮志勤修，希望修行辦道的種子，在七天內，不斷增長，乃至趨於成熟，不久將來得成佛道，這是齋戒大會的最大唯一願望。經云：「一稱南無佛，皆共成佛道」。又云：「若人靜坐須臾頃，勝起恆沙七寶塔，寶塔畢竟化為塵，一念靜心成正覺」。何況你們七日不斷的勤修呢？你們的功德真不可思議了，應生慶幸，和繼續努力爭取更高的進步吧！

僧團的生活和意義

佛教教團，原語是僧伽（Sangha）意譯和合眾，具有理和、事和兩種。

理和：同証擇滅無為，意思是同以智慧的正確判斷力，証入不生不滅涅槃真理。

事和有六項；

一 身和同住：凡同在一道場中同住共修的人，不得有拳打腳踢的粗暴行為，且常保持身體和平共處互相幫助。

二 口和無諍：不閑談是非而起諍論，凡有所說，都流露著和

好，互相勉勵，向道之語。

三 意和同悅：大家都同向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痴的目的而努力，意地沒有嫉妒等惡念，自然內心寧靜而欣悅。

四 戒和同修：既同為佛子，同稟佛戒，則對戒的開、遮、持、犯應作不應作等的原則，都有共識，所以能如法地同修實踐。

五 見和同解：修行過程中，有所領悟，或有所得，皆得大眾的印証，是正與否，正則依之繼續努力，不正應速改之棄之。

六 利和同均：在同住共修道場中，不論精神上、時間上、工作上、物質上所得利益，必須平等分享，不得佔為私有。

以上六和合，是釋尊在二千多年前為僧團所製定的共住規律。有了它，能使聚在一起，各具不同煩惱，習氣和執著的人，都

能投入六和合大冶洪爐中，接受平等融和的鍛鍊，使不同個性予以調和，不同特性亦得以活用，才能充分發揮僧團的合精神，進而追求解脫之道。這就是僧團的生活和意義。

僧團又譯六和敬。「和」與「敬」是一貫不可分離的。如果我們對人常存「和」的實感，自然會尊「敬」別人，人與人之間，都能以「敬」相對，則「和」才能成立，果能和合相敬，則彼此的心，都變多坦率、空豁、祥和、無礙和亮麗。所以世人，每一事物本無善惡，只要看你用什麼心去對待；若用煩惱心、嫉妒心、或排斥的心態去對待，肯定你面臨的世界，必是醜惡的、可憎的、悲慘的。若能以融和心、大悲心、智慧心去接納一切，則人間百態無不是平等的、協調的、美麗和可愛的。

我們生長在這日益錯綜複雜的時代裡，整天被緊張，忙碌的

現實生活，壓得喘不過氣來，精神常迷失於紛亂的喧囂紅塵中，心靈的空虛，身體的疲乏，是多麼希望能找出片刻的寧靜，佛法教人，求取生活的寧靜，或生命的解脫，並非離開現實生活，另有可求，即在現實生活中，只要能體會萬物與我同是一體，再不為分別心的自他人我是非製造障礙，不為外境所轉，這時，生活的困擾和生命的束縛，自然都化解在你的智慧和慈悲中，那就無時不安寧和自在解脫了。所以古人悟道時，都能道出事理圓融無礙的法句，所謂「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又云：「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這是何等的深徹體會！

六和合或六和敬，雖是釋尊為僧團所製的共住原則，但適用於任何團體組織，甚至社會、國家及世界，可見佛陀的教導，是不受時間與空間，國家與種族的區局和限制的，所以不論任何國家、

種族、社會及團體組織，只要能遵守這六條原則而生活，自然獲得互相尊重，不相侵凌，融和一體，和平共處，簡直可說六和合原則，是維持和保障人類幸福，世界和平的唯一真理。

溫哥華東蓮覺苑，雖是加拿大一所新建的佛教道場，但他創建的宗旨，卻抱負著佛陀上求下化的融和精神，希望在內以六和敬原則，調攝和充實同住共修者的身心和行動，努力向佛道而邁進。向外則把六和敬的思想投入社會，融匯社會，造福社會，使世界人類走入真正和平和安樂！

所以我們，深深地在期望，這棵新種的菩提樹幼苗，不斷地、快速地在眾緣護持下成長，發揮出它的理想願力，把佛種播散於全球每一片土地；佛光照亮世界每一角落去！

瞋恚與忍辱

一· 瞋恚與忍辱性質的比較

(一) 瞋恚的性質

「瞋」，即瞋怒，忿怒，怨恨等惡心理現象，《唯識論》云：「對違背己情之有情起憎惡，使身心熱惱不安之精神作用，名瞋」，是三毒之一，在煩惱中屬六根本煩惱。忿、恨、惱、嫉，害等隨煩惱，都以瞋部分為體而起的。

(二) 瞋的勢力及其影響

「瞋」的勢力如火能焚燒眾生身心，所謂「瞋是心中火，能燒

功德林」《阿含經》云：「諸佛般涅槃，汝竟不能遇，皆由瞋恚火」，可知「瞋」勢力的熱惱猶如火，學佛者若不能控制，一旦爆發，則修行所有善法智慧，功德法財，悉成灰燼，甚至禍及法身慧命，是何等可惜可懼！

又瞋的勢力如暴流，能捲眾生入生死苦海中、或浮、或沉、漂流不定，茫茫苦海，不知何處是歸岸，生死沉淪，無有了期，皆由瞋等惡勢力所支配！

瞋的勢力亦如結縛，能繫縛眾生於三界牢獄中，備受六道輪迴中的三苦八苦，無量眾苦的摧殘逼迫，痛苦萬千，不得出離，甚可怖畏，全由瞋等惡勢力所造成。

眾生因執我，以我為中心，順我則起貪愛，違我則生瞋恚，當逆境現前時，不能容忍，損害他人，小則令家庭不和，大則殺人

害命。所以「瞋」，是墮惡趣之因；是燒燬眾生善根功德之火，是漂溺眾生於苦海中的洶湧波濤，是心病中最難治者。欲醫治心病，非修忍辱不可！

（三） 忍辱的性質和種類

「忍辱」即忍耐、忍受，毅力等義，遇人侮辱惱害時，不生瞋心名「忍辱」。於艱深難做之事，能堅持耐勞，不改不退名忍耐。自願所修，縱遇逆境，刻苦耐勞，永不退志，務求達至心願目的，心不動轉名安忍。

又「忍」有兩種：

遇眾生種種無理取鬧，或種種凌辱，笑罵乃至害命，皆能忍受，不起憤怒名「生忍」。

若在生活，因缺乏衣、食、住等所引起之苦，或受風、

雨、寒、熱等非情境上迫害之苦；或遇世間利、衰、毀、譽、稱、譏、苦、樂所招來之痛苦，或因種種無常變遷所起之苦；或種種營求不遂等苦，皆能忍受，不因障礙而退轉自己所修通名「法忍」。

又對佛所講甚深真理，深信不疑，不為外道所折伏；或誘動亦名「法忍」。

若能體証一切法不生不滅實相，安住於其不生滅理中，如如不動，名「無生法忍」。

初心菩薩等，遭遇世間種種苦樂違順之境，而能發起有漏有相之安忍，名「世間忍」。

若大菩薩，依平等大悲，無為寂滅之理，心無染著，安忍一切苦樂違順之境，而不見諸法生滅之相，名「出世間忍」。

修忍辱者，必具慈悲、智慧及堅強毅力，才能成就忍辱波羅

密。

(四) 修忍辱目的

學道者，並非畏他勢力而行忍，非貪求他人的稱譽而忍，而是為實踐菩薩志願而行忍，為求離欲不起瞋恚而忍，為成就利益眾生而忍，為感動惡意者化解瞋恚而忍，為求成菩提而修忍，由大悲心故，一切皆能忍。學道者，若更能証入勝空智，了達無我人相等而行忍，是名真忍。

(五) 菩薩以智力成就忍辱

《法華經》云：菩薩以六種智力，能成就六種忍辱：

1 菩薩得如響平等智力，觀一切外境如空谷之答眾響，於能忍所罵，不加報復。

2 菩薩得「鏡像平等智力」觀一切如明鏡之印現眾像，雖

被人捶打，而能忍受不加報復。

3 菩薩得「如幻平等智力」觀一切變幻不實，雖被人惱害，而能忍受，不加報復。

4 菩薩得「內清淨平等力」故，雖被人所瞋呵，而能忍受，不加報復。

5 菩薩得「世法清淨平等智力」故，不為利衰毀譽稱譏苦樂等八法所能動。

6 菩薩証得「集因緣平等智力」故，一切煩惱不能染動。

菩薩由內証六種智力故，能忍眾生種種咒罵、捶打、惱害、瞋呵等干擾侵害，而不加報，可見忍辱，並非一般懦弱無力反抗，無奈被屈服者所表現，簡直非有大智者不能為的事。

二·忍與瞋的利害比對

忍辱與瞋恚，同是人類精神作用上兩種不同的心理現象，亦是眾生內心世界善惡兩種互相傾奪的勢力，若清楚分析其特性，有下列的比較：

瞋恚是盲目衝動的惡勢力

忍辱是冷靜理智的善力

瞋恚是染污的煩惱

忍辱是清淨的智慧

瞋恚是熱惱心病

忍辱是治病良藥

由上簡單比較，可清楚知道瞋恚是惡性的煩惱心病，而忍辱是對治惡性心病的良藥。心病的瞋恚，帶給眾生的是痛苦墮落，良

藥的忍辱，方能醫治熱惱心病，使身心清涼自在！所以學道者，必須認識「病與藥」，方能伏心病發作不致浪費實踐上的徒勞無功！

中國淨土的三流派

淨土教傳入中國，前後共有三系統，即東晉廬山的慧遠流，後魏玄忠寺的曇鸞流，唐代的慈愍流。其實，在上述三流前，遠在後漢時代已有安息國沙門安清高，翻譯《無量壽經》二卷，可見淨土教在這時候已開始傳入中國了。不過，淨土思想的弘通，還是到了東晉的慧遠和北魏的曇鸞時代才普遍地盛行起來。

(一) 慧遠流

東晉慧遠 (334-416) 俗姓賈，雁門；樓煩人，十三歲遊學

於許昌、洛陽等地。博通六經及老莊之學，二十一歲，攜弟慧持入太行山聽道安法師講般若經。大有所悟。並感嘆說：「儒道九流皆糠粃也」後與弟兩人，俱投道安法師座下，剃度出家，是為道安門下的高足，中國淨土宗之初祖。

元興之年（402），與劉遺民、周續之等百二十三人，在廬山東林寺般若台上，安供阿彌陀佛像，結白蓮社，一心念佛，共期往生淨土。當時，除了已譯諸經典中所說的彌陀思想流布於世之外，慧遠更強調依般舟三昧經所說：「十方現在佛，阿彌陀佛第一」。常修念佛三昧，這與後世華北一帶所興起的淨土教稍有不同，所以世人稱廬山流的淨土教為白蓮社念佛。

遠師精於般若性空學，常引莊子書說明佛教實相義，曾請罽賓沙門僧伽提婆譯出《阿毘曇心論》遣弟子曇邕參與曇摩流支譯

出十誦律，迎請佛陀跋陀羅至廬山譯出《達摩多羅禪經》，弘揚龍樹系之空觀大乘般若之學，對於改進中國佛教問題上，他具有深遠的見地，尤其當時桓玄下令沙汰沙門，要沙門盡敬王者，慧遠法師著《沙門不敬王者論》，闡論出家沙門對王權無需跪拜之必要，針對當時王權統治下之佛教，應保持佛教傳統性之尊嚴。師內通佛理，外善群書，為當代所尊，亦受國外僧所欽敬。

慧遠法師著有《廬山集》十卷，《問大乘深義十八科》三卷，《明報應論》，《釋三報論》，《辯心識論》，《沙門袒服論》各一卷及《大智度論抄序》等。

(二) 曇鸞流

其後一百年，北魏宣武帝永平之年（508），有菩提流支攜《無

《量壽經論》等傳入中國，當時有曇鸞依《無量壽經論》，造《淨土論著》，極力宣揚淨土，於是念佛思想普遍傳播，由道綽至唐代善導，淨土思想得以大成。

曇鸞（476-542）山西省雁門人，初研究《四論》之佛性，註解《大集經》，未半即得氣疾，為欲長命，以研究佛教奧義，於是至江南訪道士陶弘景，想求長生不死之仙法，結果得仙經十卷，正欲北歸，往名山依法修治，誰知行至洛陽，巧遇菩提流支，並請問：「佛經中所說長生不死法，能勝這仙經否」？菩提流支答：「仙經並非長生法，縱說是長生法，只是暫時性，終難免輪迴三有。」說後即將《無量壽經論》授與曇鸞，並告他說：「此經才是真正大仙方，你欲求長生，當依此經修習，必能達到你所願」。

曇鸞得《無量壽經論》後，即用火燒掉仙經，一心依《無量壽經

論》，勤修淨業，後為魏主所尊重及皈依，賜為「神鸞」，並敕住并州大巖寺，晚年遷往石壁山玄中寺，專修淨土行業，他依菩提流支所譯天親的《淨土論》（優婆提舍願生偈）及龍樹的《毘婆論》的「易行品」加以註釋而成。《往生論註》又名《無量壽經論註》或《無量壽經優婆提舍願生偈》乃註解世親《淨土論》之書，共有二卷，其中說明「難行道」與「易行道」判淨土是他力法門，屬「易行道」謂往生淨土的要因，全仗彌陀的本願力，所以淨土是易行道的他力法門。

要之，曇鸞法師以印度大乘實相及緣起兩大思想調和融會解釋淨土論，所以創開了新淨土教學的基礎。

再過後一百年，至隋大業五年（609）有道綽（582~645），太行山西并州人，本是研究涅槃經學者，後因讀曇鸞碑文，於是歸

依淨土，捨學解佛法，一心實踐淨行，他讀《大集月經》得知現在正是末法五濁惡世時代，眾生善根淺薄，唯有提倡稱名念佛淨土一門，才能使行人迅速從此岸到達不生不滅涅槃彼岸，所以他常為人講無量壽經，每日念佛七萬遍，為教化男女道俗念佛，製造佛珠，並勸農民以小豆計算念佛，以淨土教為時機相應之佛教，他廣闡教化民眾念佛，所以晉陽、太原、文水山西中部的三縣，無論道俗，七歲以上者，都識唱唸阿彌陀佛聖號，可見當時傳念佛的影響力，是何等普遍。師一生講《佛說觀無量壽經》二百多遍，門下弟子有善導、道撫、僧衍等。著有《淨土論》兩卷，並依《觀無量壽經》著《安樂集》二卷，以宣揚念佛之教，是專弘淨土教旨之書。又，依道綽的名著——《安樂集》，而觀其思想，可見他是專以《觀無量壽經》為所依，及受龍樹的難易二道，曇鸞的自他二力，而

判佛教為聖，道二門，即以難行自力入聖教，名「聖道門」。仗他力易行道往生名「淨土門」。他還主張：淨土教是距佛入滅一千五百年後末法時代，唯一適合民眾機情的教法，在淨土往生的實踐行上，雖承認廣修諸行為培養往生的「助行」，其實以勸人稱阿彌陀一佛聖號，專修念佛往生方是「正行」。他在北地淨土教學上的發展，可說是更邁進實踐行上大眾化的一大步。

導綽的德望為唐太宗特別為恭敬與尊重，與唐室結下好因緣，因此，在鄉舍間所興起的淨土教，至他門下善導時，其布教線，竟伸展至帝都的長安。

善導（613-681），山東臨淄人，俗姓朱，別號終南山大師，為曇鸞淨土流之第三祖，亦即繼道綽後之淨土集大成者，唐太宗貞觀十五年（641）往并州西河玄中寺，謁見道綽，傳承淨土宗義，

後上終南山寂靜環境中，一心修道，有時或出長安光明寺，為朝野道俗講說淨土教義，並於講說之餘，執筆寫作《觀無量壽經義疏》即「玄義」、「序分義」、「散善義」、「定善義」的四帖疏等五部九卷的名著，大成了曇鸞，道綽的北地淨土教學的實踐行儀。

又善導的《觀無量壽經》的研究講說，成為隋唐時佛教界的中心講題，因為當時，天台的智顛，嘉祥吉藏，淨影慧遠等有名大德，各之站在各自所宗的教學立場上，認為一般念佛往生之淨土，是凡聖同居土，化身土，愚惡稱名念佛者，決不能往生佛實報莊嚴土。因此，善導依《觀無量壽經》作四帖疏解釋古今楷定，西方報土乃為末法眾生所特設駁斥諸家所說，建立淨土教理論基礎，作《觀念法門》、《般舟讚》、《法事讚》，及《往生禮讚》等著。

他個人生活清淨持戒，遠避名利、不受供養、好衣美食、皆

送齋堂供養大眾，自食皆粗惡，所受嚫施書寫阿彌陀經十萬卷，及畫西方極樂世界的變相圖三百餘幅，規定特別時及日常念佛行著作。唐高宗時，於洛陽龍門造立大盧舍那佛像，見塔廟伽藍損壞者，必修復之，使淨土教廣大流布。又《觀無量壽經疏》亦稱《觀經四帖疏》於八世紀傳入日本，流傳甚廣，日僧法然，依該書創立日本淨土宗，並尊善導大師為初祖。

(二二) 慈愍流

慈愍 (680-748) 東萊 (山東) 人，俗姓辛。幼年時，見由印度歸來之義淨法師，深受敬仰感動，後發願誓為教遠遊印度，唐中宗嗣聖十九年 (702) 乘般經崑崙 (今康道爾群島)、佛誓 (蘇門答臘)、師子洲 (斯里蘭卡) 等地，歷三年之久，始達印度，禮謁

聖蹟，尋求梵文經典，參訪善知識，歷時十三載，師獨影孤征，遠涉雪嶺胡鄉，備嘗千辛萬苦，深感娑婆，確為苦惱生死世界，求離苦得樂之心更加懇切，且遍問當時印度三藏學者，皆讚淨土法門，後至北印度健馱羅國，城東北山上有觀音像，師頂禮聖像，並斷食畢命祈請，終於第七日夜，感觀音菩薩現紫金色相，為其摩頂開示。

師遍遊印度七十餘國，歷時十八年，於開元七年（749），始返歸長安，將帶回經典與佛像奉獻與朝廷，玄宗賜其「慈愍三藏」之號。師勤修念佛法門，弘揚淨土教義。著有《往生淨土集》，《般舟三昧讚》等。

據《佛祖統記》等所載：慈愍三藏之淨土思想，頗具「禪淨融合」之傾向，影響後世盛行「禪淨一致」，「禪淨雙修」，可能源流於此，因此與慧遠、曇鸞兩派並列為第三派慈愍流。

結夏安居義

七月十五日含有三名稱

甲、僧自恣日

一·結夏安居與僧自恣日關係：

(一) 什麼叫做結夏安居？

佛制每年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共三個月為期九十天，在這期間，僧眾不得外出行化，必須聚集一處，堅持戒律，皎潔其行，專心修道，名結夏安居。《結》是結制。《夏》是夏天。《安》

是安定。《居》是居住。

(二) 佛制結夏安居的原因？

1. 通常佛弟子用功修行，多在山邊、林下、或水邊、塚邊，靜觀入定。因印度夏季，洪水常常氾濫，佛陀慈悲為弟子們安全辦道起見，特結制弟子聚集一處修行，渡過夏天，故名結夏安居。

2. 印度夏天潮濕，是蛇蟲鼠蟻繁殖的季節，為避免蛇蟲的侵害，及防止自己，舉足動步時，傷害眾生，故必須禁足，結夏安居。

3. 結夏期間，共有九十日，弟子們聚集一處，同修共勉，互相策發，則道業易成。

(三) 何謂僧自恣日

結夏九十日期的最後一天，僧眾必須舉行自恣法，即先自我檢討身、口、意三業，在結夏期中是否犯過？次請他僧眾在見、聞、疑三事上，舉示對自己修行過程中，是否有所犯？令於大眾中自我反省及接受僧眾的檢舉，以發露懺悔，改過自新，回復清淨，名僧自恣法，所以這一天亦名僧自恣日。

自恣法舉行後，解散結夏安居的聚集，可回復平常自己所喜歡的處所，如水邊或林下等地方去修行，不受結夏安居的拘束，亦名《解夏》。

乙、佛歡喜日

一·佛歡喜的原因

佛出世間以利生為本懷，凡有所作，皆想帶給眾生安樂，拔

除眾生痛苦，所以，若見眾生，捨惡向善，轉迷成悟，返妄歸真，離苦得樂即暢佛出世本懷故佛歡喜。

二·七月十五日稱佛歡喜日的意義？

自恣法後，能令佛歡喜有三義：

(一) 十方諸佛因見僧眾能安居精進修行圓滿，故生歡喜。

(二) 解夏自恣法後，僧眾能自我反省檢討，及大眾互相檢

舉，使於九十日中有犯過者，均能發露懺悔回復清淨故令佛歡喜。

(三) 佛聞解夏後僧眾報告或得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暢

佛所願，故令佛歡喜。

丙、盂蘭盆供日

一·盂蘭盆的意義

《孟蘭盆》梵名 Ullambana 的音譯。意譯《孟蘭》，作《倒懸》《盆》即《救》義，倒懸的意思比喻慳貪墮落餓鬼道，咽喉細如針，肚大如鼓，莫說食物不能吞，即使水也不能入，常為飢火所燒，縱有食物，一入口中便成火炭，其痛苦如人被倒掛，頭向地，腳朝天的痛苦，所以喻為倒懸。《盆》即梵語 *Bana* 義，是《救》的意義，故古德云：《孟蘭即倒懸》義。《盆》即為救護之器。所以『救倒懸，解痛苦』，就是《孟蘭盆》意義。

二·孟蘭盆的起源

據孟蘭盆經所載，佛弟子目犍連，以天眼通見其母墮在餓鬼道中皮骨連立，日夜苦痛相續；目連見已，以鉢盛飯，往嚮其母，而其母以惡業所感受報，飯食皆變為火炭，目連為拯救其母脫離此苦，乃向佛陀請示，解救之法，佛遂指示目連於七月十五日佛歡喜

日，僧自恣日以美味飲食置於盂蘭盆中，以供養三寶，仗三寶慈悲力，威神功德力，得救今世乃至七世父母之罪業。目連依教奉行，其母即時解脫餓鬼痛苦，故佛告：「是佛弟子，若修孝順者，應念念中，常憶父母，乃至七世父母。年年七月十五日常以孝慈憶所生父母，為作盂蘭盆供佛及僧以報父母長養慈愛之恩。」

三·如何設供盂蘭盆？

若在寺院應於佛前設供盆，然後將瓜、果、麵、餅、米、油、茶、飯等百味飲食置於盆中，虔誠供奉佛陀及十方賢聖僧名盂蘭盆供。

佛教的心性論

一般的《本體論》《認識論》，可以說就是佛教的《心性論》。但心性又是什麼？從古以來，所有思想家，都為這問題爭論不已，一般哲學家，心理學家，用歸納法，或演譯，內省或觀察等，其結果，也不過研究「心」為止（分別心），且還沒有把心的全部分認識清楚，關於「性」的問題，那就連作夢也未有想到，至於科學家，注重研究物質的實驗，對於心性問題，左敲右推，根本研究不出結論，也只好存而不論了。

一、「心」與「性」的分別

「心性」到底是什麼？其實「心」與「性」本來不二，不過有真妄，動靜，昏明，體相，事理，水波等的不同。所謂「性」就是本性，佛教中又稱自性、空性、實相、真如、真心、本來面目等，譬喻「水」。「心」，就是心念、妄心、幻心、包括一切感受、印象、思惟、認識、思想現象，譬喻「波」。若就體方面說，水和波同是濕性，兩者本來無異，若就它的相方面說，那麼「波」是動相，「水」是靜相，波動則昏亂，水靜則月現，兩者又敵體相違，所以「水」與「波」是不一不異的，正喻「心」與「性」也是不一不異的，這道理應該不難了解的。

由上面「水波」的譬喻，可明白自性（性）是一切起心動念的源泉，我們能悟明這自性的究竟相貌，在佛法中叫做「明心見

性」。即明悟自心，徹見自性之義。

二、「性」是萬有的本體

我們的自性，在本質上是廣大圓明的，永遠不變的，從它的相方面說，是清淨湛然，一法不立，一塵不染，充塞時空的。從它的作用方面說，能隨緣建立萬有而無礙。因它是事物的真實相，所以又叫做「諸法實相」。因它是萬物究竟性，又稱「法性」。要之，自性不生滅，不增減。恒常不變，廣大圓滿是它的體大。它具足廣大慈悲，智慧，清淨，是它的相大。它能出生一切世出世善因善果，起種種妙用，是它的用大。

由「自性」清淨本元，周遍法界，是一切有情無情的本體，不論客觀的物質現象，或主觀思想現象，無一不是自性中幻現的影

子。如《楞嚴經》說：「色身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可見一切有情無情，有色無色，有形無形，都依這清淨法性為體而建立起來的。清淨法性即每個人當下一念的清淨自性。這種理論，就是佛教的本體論。

三、佛教的認識論

佛教指我們日常所用的「心」，是幻生、幻滅、忽喜、忽憂、忽怒、忽哀的分別妄心，依它闇鈍方面來說叫「無明」，依定能障覆自性叫：「陰蘊」。依它有薰習纏縛作用說名「習氣」。依它有動擾不安狀態說叫「煩惱」。就它的固執來說名「執見」。就它的貪戀不捨性質說名「貪愛」。以上都是生滅妄心的代名詞。至於妄心現象，詳細分之，相當複雜，如起心動念，是一個極複雜

過程，因為它不是一下子就取得認識完成的形態。而且所見心念的性質各有不同，佛教對心理現象的分析，最為詳細，遠超一般心理學之上。

佛教把我們認識的心，分為八種，即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末那識、阿賴耶識。我們平常能見色、聞聲等，是八識中的前五識作用。如在雜貨店門口，招徠顧客的伙計。第六意識如接受客貨賣買收支的總管。由前五識所引起。它的活動力最強，能支配精神向外和向內的分別。第七末那識翻為「意」。它的能力，是恆審思量，常堅固執第八識見分為我，是煩惱的根本。如執掌收受貨物出入貨倉的大主管。第八阿賴耶，譯作藏識。它是容納一切善惡好醜的大貨倉，故稱「藏識」。我們有生以來，所經的一切事情，不會忘卻；學習技能薰習漸進，乃至記憶成功，都

是這藏識保持印象所起作用，正因我們行為的經歷，無論大小、好壞、染淨等影象，無不藏入第八識中，所以喻它為貨倉。

又第八阿賴耶識，是真妄和合，為前七種識的根本，此識力用很大，眾生六道流轉，是六識造業，由此藏識去受報。我們投入母胎最先者是這識，死時離去最後者，也是此識。所以說：「去後來先作主翁」，意指我們生死去來，全作主人翁的。又我們的認識作用，除上述八個識外，另有五十一個心。所有的各種思想現象，分為六類，所謂五遍行、五別境、善十一、六根本煩惱、二十隨煩惱、四不定。

五遍行心所：指我們起心動念的必經步驟，即觸、作意、受、想、思。這五個是連貫性的，所以稱遍行心所。又它的活動範圍，遍於一切八識心王，遍於三界九地，遍於善惡無記三性，遍於過

去、現在、未來三時，故名遍行心所。

五別境心所：是對個別境而生起，即欲、勝解、念、定、慧。此五種心所，具善惡無記三性，而不緣一切境，亦非相續，非心有即有，而此五種非同時並生，亦無一切俱，故稱別境心所。

善心所十一：即信、慚、愧、無貪、無瞋、無痴、精進、輕安、不放逸、行捨、不害。「善」者，指性離慳惡，凡順益人者名善心所。

六根本煩惱：煩擾惱亂稱為煩惱，而六種煩惱，能引生一切枝末煩惱，故名根本煩惱，即貪、瞋、痴、慢、疑，不正見，或由六種根本煩惱開為十種，即貪、瞋、痴、疑五種稱為「五利使」。身見、邊見、邪見、見取見、戒婁取見稱為五利使，合稱「利鈍十使」。

二十種隨煩惱：分為小隨十個，中隨二個，大隨八個，隨從六根本煩惱而生起，屬根本煩惱，故稱隨煩惱。

小隨十個：忿、恨、覆、惱、誑、諂、憍、害、嫉、慳。以上十種心所，各別而起，唯與第六識相應。

二個中隨煩惱，即無慚、無愧，此二種遍不善法，一切惡法，悉從而生。

大隨煩八個：即不信、懈怠、放逸、昏沉、掉舉、失正念、不正知、散亂。此八種，是自類俱起，遍不善性，故名大隨煩惱。

不定心所：有四個，即悔、眠、尋、伺，此四心所，可以成為善，也可以成為惡，故稱不定。

以上述八識心王如軍官，五十一心所如士兵，這是佛教對心理現象分析說明。一般把「心」與「物」分開來看，所以只其知為不

一，而不知其為不二。在佛教則主張「心」、「物」是分不開的，是一體圓融無礙的，所謂心因物而有，物因心而顯，如《楞嚴經》說：「由塵發知，因根有相」。正是這個道理。故知「心」與「物」的關係是不二的，乃至「心」、「物」、「性」三者都是不二的，因為「心」和「物」都是自性上所現的影像。

又「心」和「物」，是有為法，是對待法。「性」是無為法，是絕對待的真理，但相對與絕對，並非二個東西，因為離相對，並無絕對可得。絕對即存在相對中，離絕對也沒有相對可求，因為相對的本體即是絕對，如六祖大師說：「出世法不離世間法，離世求菩提，恰如覓兔角」，故古德悟道時，即知「山色無非清淨身」，「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如說：「青青翠竹皆是真如，鬱鬱黃花莫非般若」。又如心經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

說明「性」與「物」的不二，又說：「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是說明「性」和心的不二。以上述「心」與「性」的關係說明，就是佛教認識論的基本理論。

佛教與人生

一、佛教是人生的需要

以佛、法、僧三寶為基礎，建立起來的佛教；他是苦海的慈航，黑夜的明燈，航海的指南針，這是一個最恰當的比喻。

我們每天處於殺、盜、淫、妄、層出無窮的共業世界中，令人觸目驚心，正如茫茫大海裏，飄盪著一葉小舟，受狂風駭浪的飄浮不定，是多麼的渺茫、無依、和恐懼。佛教的三寶，正如苦海中一艘有力可靠的巡邏救生寶筏，只要你有機會靠近救求，他立即伸出慈悲的手，給你拯提拔濟，並保送你到安全的彼岸去。

貪、嗔、痴等煩惱充滿，是重重障蔽的黑暗長夜，眾生長期沉迷於這黑夜中，生而死，死而生，輾轉六道輪迴，無有了期，愚痴無智，不辨是與非，善與惡，邪與正，真與妄，糊塗顛倒，皆由貪嗔痴蓋覆心眼。佛教的光芒，正如一盞大明燈，能照破煩惱生死的黑夜，指示我們應作與不應作。

眾生自迷真逐妄，背覺合塵以來，起惑造業，隨業受報，在三界六道中，投出投沒，或天或人，或入地獄，或墮餓鬼，或出牛胎，或入馬腹，在業力波濤洶湧掙扎中，迷失了前進應行的去向。佛法如航海中的指南針，他能助我們辨別出東南西北，找出一條正確方向。

所以佛陀的教法、如慈航、如明燈、如指南針，在苦海飄流的升沉中，黑暗長夜的摸索中，迷失方向的恐懼中的我們，是多麼渴

望佛法的救濟，照耀和指示呢！

二、一般人對佛教的誤解

一般人談起佛教時，多數認為佛教是不科學的，迷信的，他的作用，只不過教人做做善事而已，因此不屑一顧。也有認為佛教所說的道理，過於抽象，深奧，空談，不能與現實人生相結合，何必學他？更有一類人，雖然承認佛教理論，博大精深，可是自認自己沒有根機，能領解佛教的真理，因此自慚，便豎立不起真正的信仰，則更談不上實踐和受用了。

儘管世人對佛教常發生不正確的看法，但佛教在這世界上傳播了二千多年，一定有他的特殊價值，若只有燒香拜像的表面形式，那早被歷史潮流淘汰了。因此，我們不能只從表面看佛教，以為佛

教不過如此，亦不能只看佛教部分理論而加以評斷，以為佛教不能結合現實，是一個消極厭世的宗教，其實，我們研究問題，切勿帶上主觀性和表面性，假如自己對佛教尚未有客觀地、虛心地，全面地去觀察和研究，只憑自己主觀的成見來一個盲目的判斷，這，不但對佛教的無上法味，永遠無法試嘗，而且也不是為學的應有態度。

三、佛陀體證的宇宙人生真理

佛陀告訴我們：宇宙間的事事物物，其中包括一切客觀的物質現象和主觀的思想現象，可以說從微塵至世界，從物質到人體，從感受到認識，都在時時刻刻運動流行，生滅變化中的，我們現在所接觸的一切現實，不過是變遷著的現象，同時在事物變遷過程中，

每一事物的生滅代謝，都和其他周圍事物互相關聯，互相影響，而發生著息息相關的因果相續關係，這種宇宙萬有的生滅變化，互相聯繫的規律，佛教叫做「因緣所生法」。既然萬有全是因緣所生法，就不免變化敗壞。所以我們所住的世界就有成、住、壞、空。我們及一切動物的生命，就有生老病死，我們的思想就有生住異滅，這一系列的相互發生、發展、消滅過程，佛教又稱為「諸行無常」。同時，在佛教立場看，這種因緣所生的現象，正因它是暫有的，無常的，所以又說它是虛妄的。正如《金剛經》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妄」。雖萬有諸法，都是虛妄不實，但卻不是斷滅的沒有，它仍然保持著幻象的宛然，客觀地存在，相續不斷地前滅後生，所以佛教只說它是「斷滅」，這種沒有止境的運作變化，生滅代謝，因果相續，遷流不息的情況，是佛陀對人生宇宙一

切現象親自體證而說的真理。

四、佛說苦的來源及脫苦的方法

既宇宙世間一切事物，都是生滅不停的假相，可惜我們習慣於主觀妄想的執著，不能從客觀的真實上看問題，不但不明白宇宙人生的真實相貌，且錯認目前狹小的假相為我，而發生我貪，我痴，我見，我慢等迷惑，以身、家、事、物等為我所有，外惑於境，內迷於見，指鹿為馬，變白為黑，由迷惑而引起身口意三業的顛倒活動力量，在佛法中叫做「業力」，這業力薰習日久，力量增大，被動於不自覺之中，產生種種痛苦！

人類的身世、遭遇、智愚、強弱等，雖有千差萬別，各各不同，但「苦」卻是共同的感覺，「苦」，逼迫性，令人感覺不得

自在名「苦」。如人類日常生活中，有些痛骨肉分離，有些苦於怨仇相會，有些有願難成，有些因病交煎，甚至因失戀而悲憤自殺，或因細故而家庭失和……悲、歡、合、離、窮、通、得、失，造成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輕則神經衰弱，重則痴狂顛瘋，數十年的人生旅程中，無時不在煩惱痛苦逼迫中，又何況人命無常，最後還有一死苦的存在呢！

其實，「苦」是自心分別造作出來的一種感覺，例如心不怨憎別人，何來有怨憎相會苦？心不貪戀，何來有失戀自殺苦？乃至心不造業，也自然沒有生死流轉的苦痛了。所以佛法告訴我們，若解除痛苦，應從知苦的觀點出發，用堅毅奮發精神，積極地打破主觀上所起的偏執我見，轉痛苦為安樂，轉煩惱為菩提，放開心量，作自利利人工作，為眾生服務，以此充實生活上的意義和生命價

值，這樣方能完成佛道的積極、圓滿、平等的宇宙觀和人生觀。

蓮覺叢書

由港紳何東爵士夫人張蓮覺居士創辦之佛教東蓮覺苑於一九三五年成立，旨在推行佛化教育，栽培道俗人材。更配合時代步伐，辦「人海燈」佛教雜誌，使海內外人士，同沾法益，其中有不少劃時代作品。現該苑仝人，為發揚張居士人間佛教之目標，乃出版「蓮覺叢書」，由資深之中外佛學大德撰寫文獻，編輯成書，使大眾對人生真諦有所反省。